

IV ● 戰後返台，低調度日

歷經苦難後返台的莊索，
任職漁會之外，亦「刻肖影」貼補家用，
後亦受邀繪製高雄市市街地圖，
餘暇則閱讀、收藏、賞花，聊以自娛。
其藝術生涯沉寂達三十年之久。
然而，後見之明
仍可在與美術本業看似相去甚遠的繪圖手跡中，
窺見其生命韌性、體會其藝術珠玉。

〔下圖〕

莊索在漁會工作時留影

〔右頁圖〕

莊索 撿魚（局部） 1984 油彩、畫布 105×78cm



重回故里，任教台北

八年抗戰，莊索看盡了苦難的中國，好不容易勝利了，他又興奮地奔赴上海，以為自此可以投入畫業，實現理想抱負。未料不久局勢吃緊，只好在親人的呼喚下回到台灣，重新踏上十八年不見的故土。戰後在上海的活動，有紀錄可循的是：1946年4月莊索曾參加上海美術作家協會舉辦「第一屆聯合展覽會」。吳步乃1992年7月在《美術》雜誌上寫〈台灣畫家莊索〉一文中，也有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解：「……抗戰勝利後，莊索曾參加劉汝醴、麥桿負責的上海美術作家協會及該會所辦的聯展。可惜這些作品已找不到了。」

莊索大約是在1946年3月之前回台。1970年代莊索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提道：「……翻版的民俗台灣合訂本，定價高得嚇煞人。該誌當時由東都書店發行，光復後翌年該店由漢口大剛報的記者、木刻家黃君接收，我初到台灣，即暫時落腳在該店住宿，店主持田氏的全家仍住在那裡，我家迄今仍持有東都專用的稿紙……」這位黃姓木刻家讓人聯想到戰後來台相當活躍，後來被槍斃的版畫家黃榮燦（1916-1952）。

莊索（前排左四）在靜修女中任教時與學生合照



約1948年莊索（後排左一）在靜修女中任教時與學生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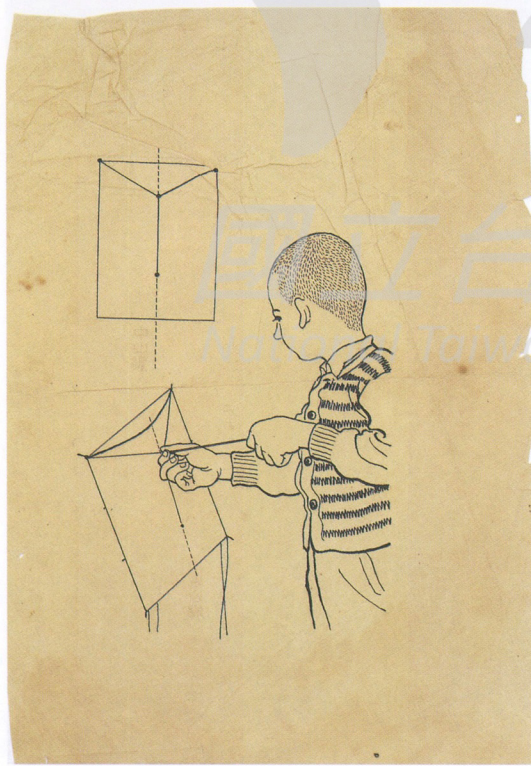
約1948年莊索（後排左二）在靜修女中任教時與學生合照



1946年7月前後，孑然一身的莊索回到高雄旗津探望姊姊，在小學時的老師蔡南清介紹下，匆匆與當地閩秀陳壽賢結婚。接著育有三子一女，展開了另一段綿延家累的日子，往日的意興風發已化作悵惘的回憶。

莊索的妻子陳壽賢，為東京日本洋裁學校畢業，家境本優渥，但日後相夫教子，甚至得以家庭裁縫收入來補貼家用，度過一段清苦的日子。





初期莊索任教於台北市立女中、私立靜修女中、私立開南商職，與畫家廖德政、黃鷗波等人同事，又與王白淵極友善；並任台灣教育會圖畫科研究委員會常務理事（游彌堅為理事長）。

這段期間，莊索好似也畫些歷史教材或替報章雜誌寫些文章（如《中央日報》兒童版）。日後長子莊伯和在就讀高雄中學時，曾發現圖書館藏書目錄有以「莊索」之名所寫的《岳飛》，滿懷興奮借閱時卻不可得，原來書已不知所終，徒留書目而已。

莊索家屬目前尚保留一張莊索參考日本出版物所繪的風箏製作線描圖，可能是當時的勞作課教材。

任職漁會，「刻肖影」貼補家用

1950年因姊夫的介紹，回家鄉任職於高雄市漁會，之後水產陳列室成立，成為莊索的主要工作，1978年滿六十五歲時原已辦妥退休，後應邀延退，直至1981年正式退休。

回高雄後至1959年之前，莊索與家人住在旗津區的旗後，仍處於封筆狀態，例外的是為人畫像以補貼家用。所謂畫像，其實是一種炭精畫，旗後人呼為「刻肖影」。刻肖影，並非面對活生生的人物寫生，只是照著相片放大描繪而已，而且絕大多數是畫遺像；1950年代，照相雖不能說不便利，總也無法與今日數位攝影的便捷相提並論，當時一般人仍習慣請畫師來畫像，有時候一生難得拍照，甚至僅存身分證上那日久褪色的唯一留影，畫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根據自己又不認識的死者模糊相片，畫出放大百倍以上的模樣，有時挑別的家屬只說聲「畫得不像嘛！」就退貨了，這種情形莊索就碰過。

另一個刻肖影的理由是為了體面，在那物資貧困的時代，許多人一生難得體面，只好從這一幅日後還要長期懸掛的遺像來滿足自己。如果有人一輩子沒穿過西裝、皮鞋，遺像可以讓他改頭換面，有如今天的電腦影像修圖。遺像上的本人總穿著長袍馬褂或西裝、戴帽子（大多



【左頁上圖】
莊索（前排右七）在台北市立女中執教時與學生合照，約1946年。
【左頁下圖】
莊索在台北執教期間，參考日文書籍所作的教學繪圖。

【左圖】
全家合影，約攝於1951年。
【右圖】
莊索（前排左一）與公學校時期師生合影，前排左二為媒人蔡南清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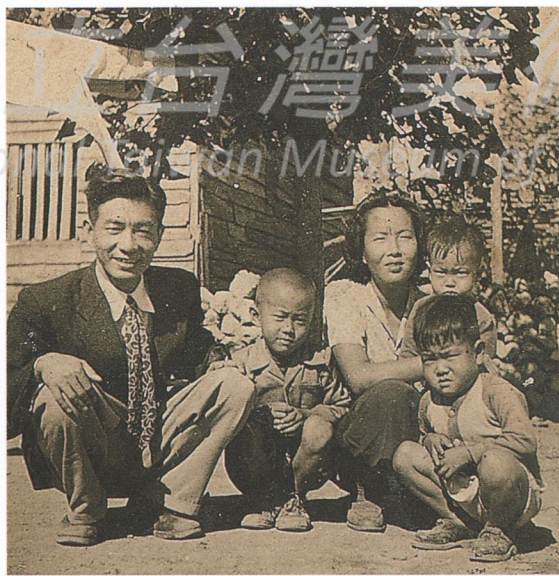


「刻肖影」示意圖
(劉伯樂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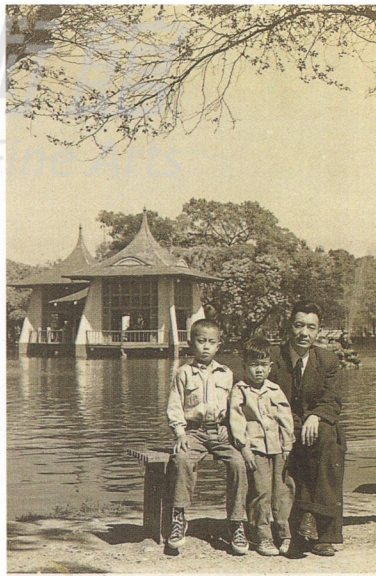
是當時紳士流行的大甲帽或呢帽)；畫分半身與全身，全身的通常正面端坐於太師椅上，旁邊配一張鋪有花紋桌巾的洋式圓桌，桌上有盆花，通常是素心蘭，如此正經紳士派頭，顯得很有威嚴，有的比起他生前的真實面貌，不免鄉下黑狗兄的滑稽感；若是女性，大都穿大袍衫裙，梳「包仔頭」、插簪釵，年輕一點的穿旗袍或洋裝，總之，襯托出一表母儀天下的氣質。

莊索的炭精畫技術是在廈門時期學會的。有一定的工具，紙用厚磅洋畫紙，筆為多種未化開的粗細毛筆，有的還剪掉筆尖，如此蘸著碳粉細細慢慢地上筆描繪，完工後噴膠，一如炭筆素描；但先前的輪廓則用一種曲曲折折的放大尺打下（否則只好打格子），把放大尺固定在紙面上，一端的金屬筆尖順著相片人物輪廓描，另一端自然在畫紙留下放大的鉛筆痕跡；作畫還需要放大鏡，是因為小照片上的臉孔五官，沒有放大鏡是無法捉摸清楚的。

莊索親身經驗的「刻肖影」炭精畫，在今天大可以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當日的「作品」所在，已無從查詢；倒是其子後來在泉州祖厝祠堂尚見幾幅舊像，據說有的出自莊索之筆，只是並無署名，也只能存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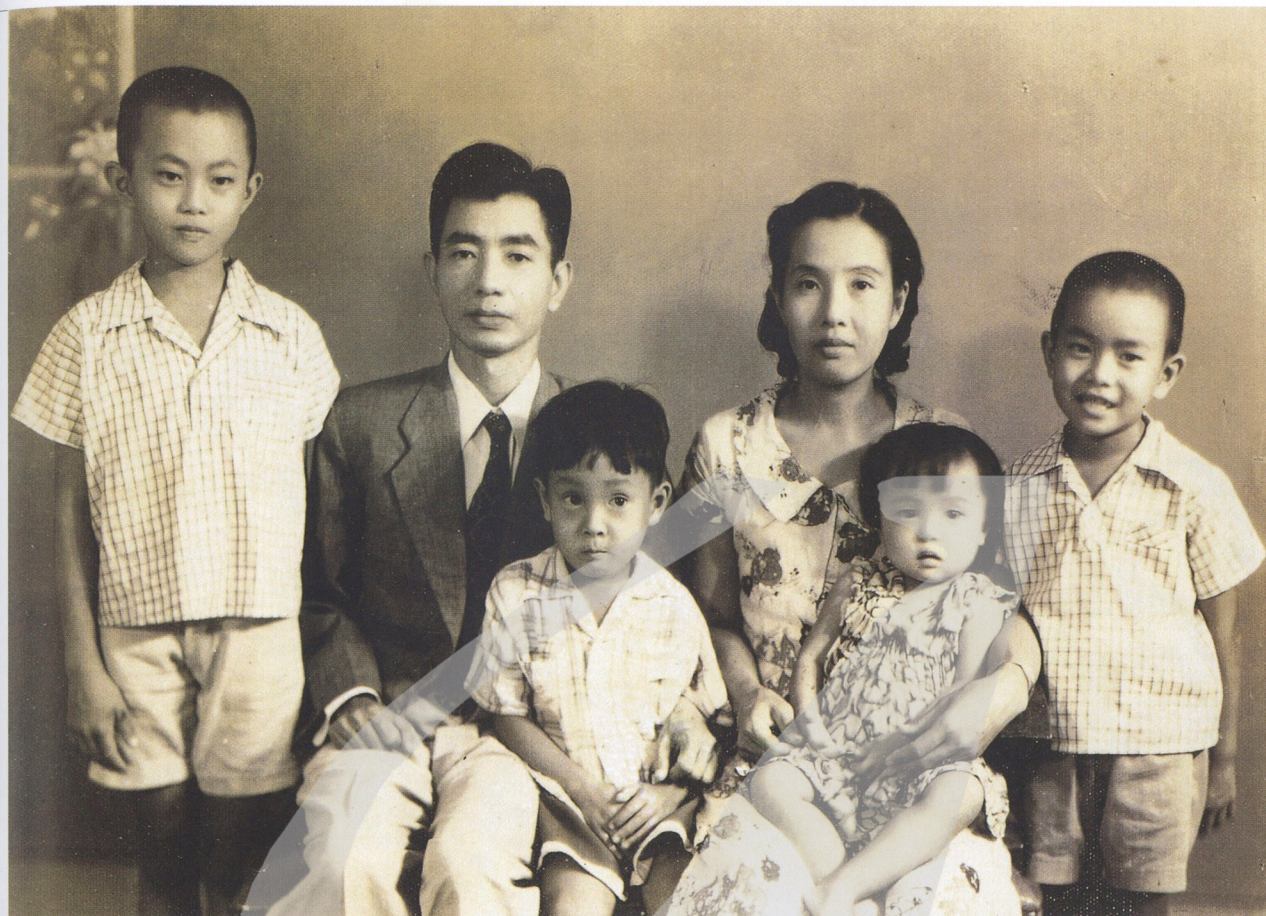
〔左圖〕
全家合影，攝於約1954年。左起莊索、長子莊伯和、莊夫人陳壽賢抱幼子莊叔民、次子莊仲平。
〔右圖〕
1956年2月與長子、次子遊覽台中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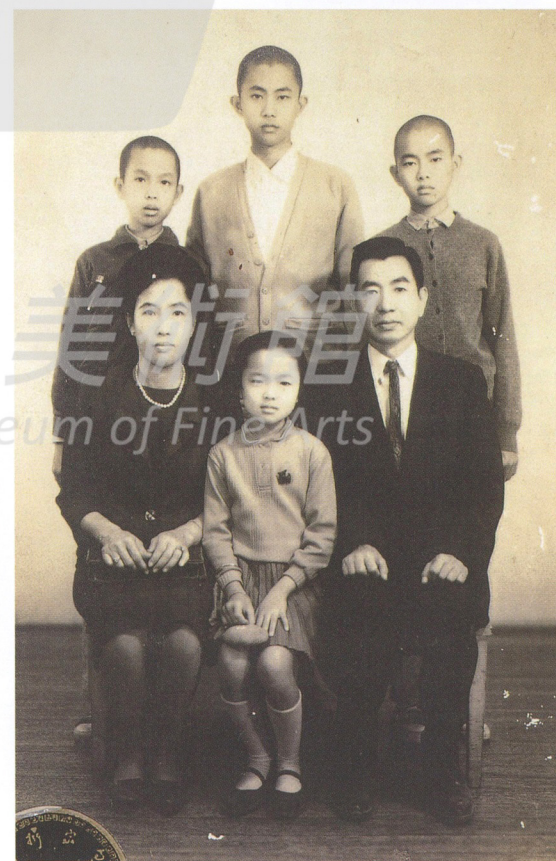
約於1958年全家合影。莊索親自在黑白照片上加工上彩，當時製作展覽照片常用此法。



〔上圖〕
莊索全家合影於灣子內屋前
〔下圖〕
莊索全家合影，約攝於1954年。



〔上圖〕
莊索全家合影，約攝於1956年。
〔左下圖〕
莊索夫婦與女兒合影
〔右下圖〕
莊索全家合影





【上圖】
莊索（蹲者）在漁會工作情形
【右頁上圖】
莊索任職漁會時期的留影
【右頁下圖】
莊索曾經工作的地點——
高雄區漁會水產陳列室

漁會工作，竟成專業

在漁會工作期間，莊索曾為農復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水產試驗所等做些工作，包括魚貝類的資料整理。

自己每天要面對的糊口工作及任務，經驗累積下來，竟成為莊索的另一個專業；因此也為漁業刊物寫了不少文章，例如〈從〈寒江獨釣〉談水溫〉，發表在1982年3月第2卷第4期的《高雄漁訊月刊》。文章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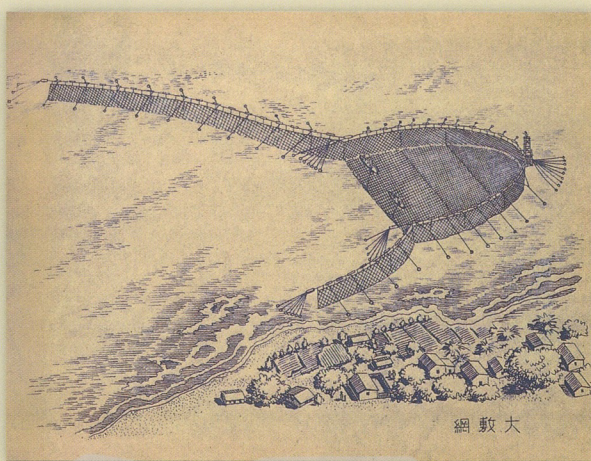
於之前在報上曾引起爭論的唐代柳宗元被收入課本的一首名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有人以為內容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大雪紛飛的季節，魚類一概進入冬眠狀態，根本不吃東西，怎能「獨釣寒江雪」？但莊索則從科學的角度考證，以陸上氣溫、水中溫度、某些魚類習性，來證明柳宗元的詩絕無失之常理的毛病。此文刊登時，配附線描插圖一幅，類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赫赫有名的南宋馬遠〈寒江獨釣圖〉，圖文對照，十分有趣。以莊索的文學素養，以及無奈屈居於本與其專業無關的漁會工作，卻反而造就自己在漁業方面的另一種專業，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殊屬難能可貴。

《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更足為代表，當時莊索繪製魚貝類標本，常用一種稱為「白竹紙」的半透明描圖紙來描繪，今原稿無存，家屬僅留有一本「曬圖」本。工筆細繪，應作於1960至1970年代之間，每幅尺寸為16×22公分，共七十六幅，足以嘔心瀝血來形容，有小型拖網、蝦曳網、蝦網曳網（港外漁法）、飛魚流網、澎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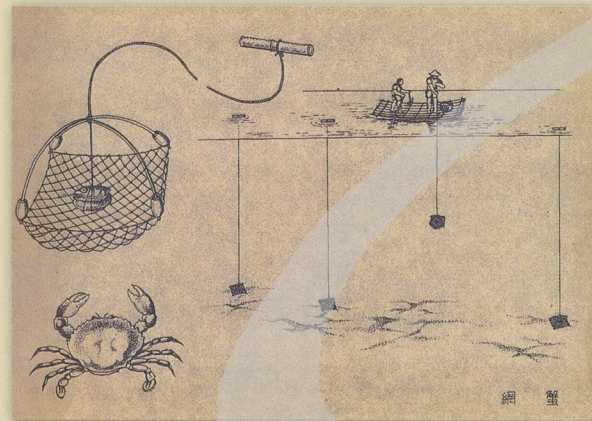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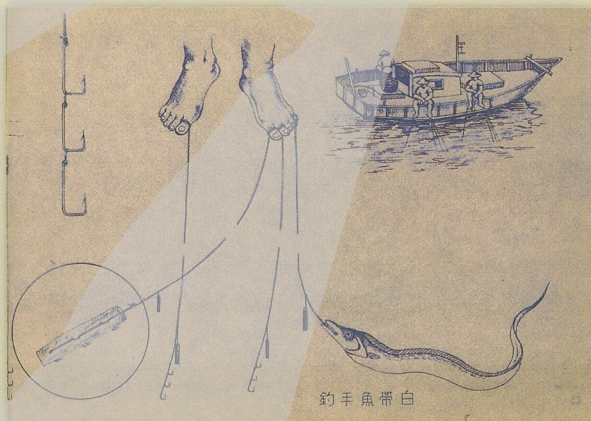
《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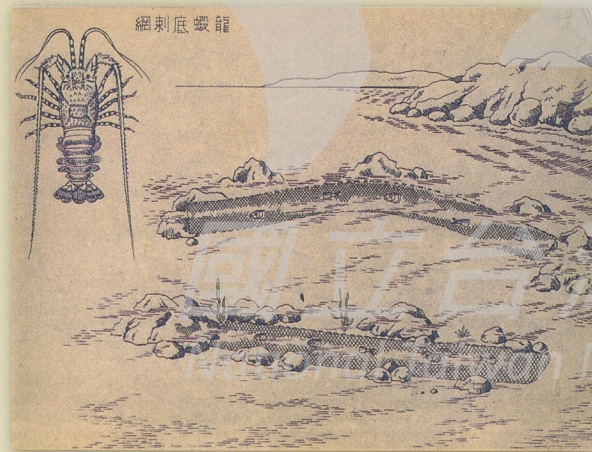
大敷網（《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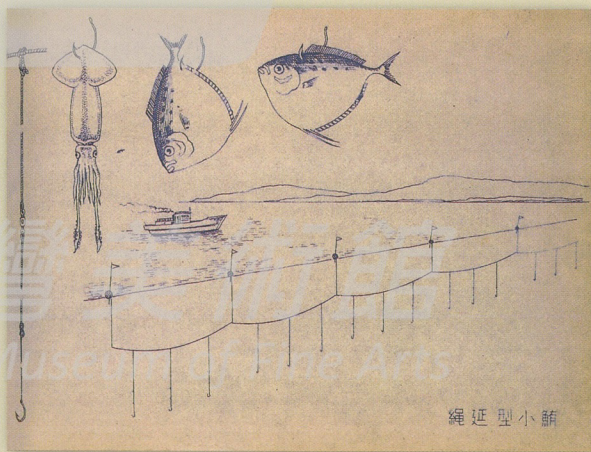
蟹網（《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內頁）



白帶魚手釣（《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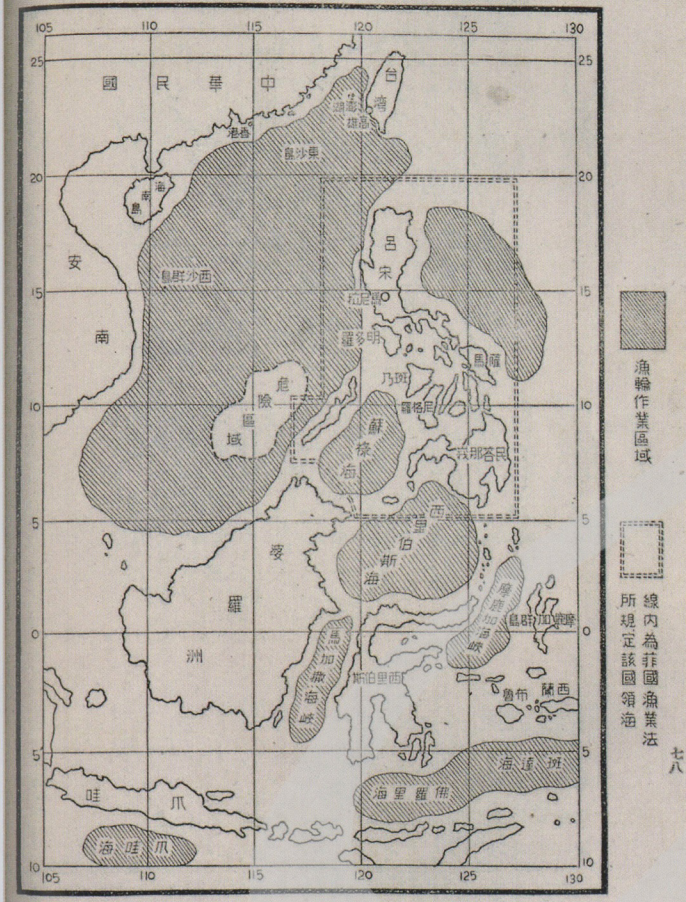
龍蝦底刺網（《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內頁）



鮪小型延繩（《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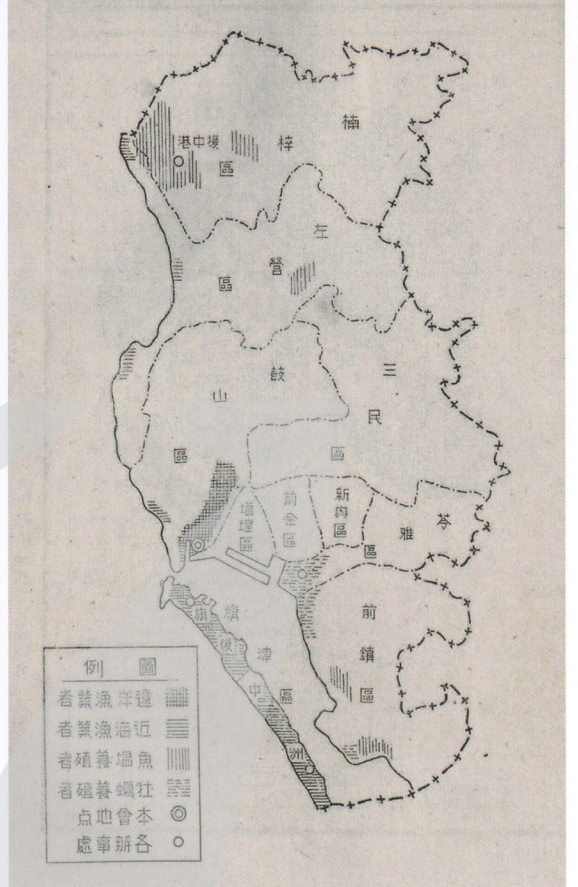
鯪流網、桃園縣的鯪流網、枋寮鄉的鯪流網、虱目魚苗定置網、石戶、白跳、搖鐘網……光看名稱已眼花撩亂，也能感受其專業性；封面署「水產試驗所陳溪潭調查、台灣省高雄市漁會莊索繪圖、水產試驗所長鄧火土審查」，雖是通力合作的成績，由於並無文字說明，繪圖遂成為

高雄港為根據地之漁業區域略圖



漁輪作業區域
線內為非國漁業法
所規定該國領海
七八

高雄各市區漁民分布圖



例圖
者業漁洋遠
者業漁海近
者殖養場魚
者殖養蠟社
点也會本
處華辦各

（左圖）莊索在漁會工作時期所作「高雄港為根據地之漁業區域略圖」
（右圖）莊索在漁會工作時期所作「高雄各市區漁民分布圖」

主幹，如無莊索精心寫實繪畫的技巧，無法達到以圖代文的效果。

例如「蟹網」，過去高雄港邊常見以此法補蟹，畫中還特寫網中的魚頭餌及捕獲的螃蟹。「龍蝦底刺網」，則特寫大龍蝦，寫實精準，一目瞭然，藝術性也高。「大敷網」，採空中俯瞰角度，岸邊漁村景象亦入畫。「鮪小型延繩」，特寫釣鉤及做為魚餌的柔魚、皮刀，皮刀魚因釣鉤位置不同，特繪製兩種。「白帶魚手釣」，留有原作殘稿，描寫近海垂釣白帶魚作業，漁夫坐靠船邊，雙腳垂船外，腳趾綁釣線數條入海垂釣，非常特別。畫中作業方法有些在現代可能已遭淘汰，但這本《台灣各種漁業作業圖集》卻因此保留了台灣可貴的漁業作業實貌、甚至亦是水產民俗的寶貴資料。

工作單位的宣傳畫任務，當然少不了莊索，像「國民生活須知」等等，大概是張貼用的；居然也有十張畫在描圖紙上的草稿，題目是「國民住宅」，可能是接受高雄市政府某單位的委託而作。



〔上圖〕莊索1969年3月在高雄市漁會工作時所撰〈我國漁船歷年在澳洲及西里伯斯等海域作業資料〉之附圖

〔下圖〕莊索繪「國民生活須知」草圖



莊索並為相關單位及漁業公司研發製作一種可以掛在牆上的立體鐵板漁業作業地圖，1960年代遠洋漁業景氣大好，有時應接不暇。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巫文隆當時與莊索有過合作關係，他就指出：這一幅幅巨型的世界漁區地圖，貢獻是相當顯著的，例如台灣區鮪魚漁獲地圖、台灣區魷魚漁獲地圖等，都是一目瞭然，清清楚楚。這些世界漁區地圖對於台灣的漁政單位、各產業公會、甚至於各漁業公司等，掌握漁船的動態、漁業資源的分布等都是相當成功的監測看板與活動廣告，更標示著當年台灣漁業的成功與繁榮。

為尋找莊索在漁會時期的資料，高雄市立美



〔上圖〕莊索製作的「光陽漁業公司漁船作業方位圖」
〔下圖〕莊索製作的「裕洲漁業公司漁船作業方位圖」

術館館員蔡幸伶曾訪問他過去的同事，其中朱國和提到與莊索交往的情形時指出，莊索在工作時從不坐著，總是蹲著一整天，和漁民一樣，所以有些人覺得他很怪，但朱國和認為他就像一般人，很熱心又專業，當時他已退休，朱國和為了做標本求助於他，他親自帶朱國和到東港水產試驗所，因為他很熟識，特別引薦。記得莊索曾告知他曾有漁民在澎湖抓到一隻海狗，海狗應在北極，在台灣抓到可見牠漂流很遠，當時莊索想委請生物博士夏元瑜教授，分裂成「骨架」及「外表」二件標本做為研究，但經費需要兩萬元，公文簽上後就被打回票。因漁會不是研究單位，對於文物投資的經費不多。

前高雄區漁會理事長蔡定邦居然還保留著漁業作業圖，在他的印象中，莊索製作了不少漁業作業圖，當時遠洋漁業很發達，船公司為掌管船隻的動態，都會製作區域圖，來標示船隻的位置。這些作業圖有些是船公司做的，有些是與船公司合作的電機行或貿易商贈送的，蔡定邦當時有委請莊索製作作業圖，也保留到現在。

蔡幸伶在2007年3月高雄市立美術館《沉默中的尊嚴——莊索回顧展》〈後記——莊索與高雄區漁會〉一文





【上圖】
莊索製作的「高雄市路街巷詳圖」，懸掛於高雄歷史博物館市長室牆上。

水的味道，無論是喜、是悲，情感躍出紙面，莊索以彩筆歌頌生命，畫出一幅幅深刻動人的勞動美學。蔡幸伶作了如此的描述。

親手繪製高雄市市街地圖

其實在1950年代，莊索還進行另一項大工程，時在高雄市政府任職的人員邀請他繪製高雄市市街地圖。當時沒有電腦設備，一切製圖靠鴨嘴筆、針筆細細描繪，而且正值新都市計畫開展，尤其高雄火車站後面開發新市街，莊索都一一走過，詳加比對，但他並不以為苦，想來，以



中，下了這樣的結語：「回顧莊索在漁會三十多年，不但規劃『水產陳列室』成為重要的漁類研究中心，在工作崗位上以鉅細靡遺、實事求是的態度，全力投入漁民服務工作，協助許多船公司、學術單位繪製各式魚類、貝類圖鑑與漁業作業圖，建立水產資源的正確性，他擔任刊物編輯，撰寫專業的漁業論文，可謂為水產界學術權威。」

莊索從不忘記自己是一位美術人，在許多漁會的便條紙上，都有莊索捕捉漁民們的鏡頭，在廣闊無際、變化萬千的大海中，漁民們無言地工作，混合著汗水、海



【左上圖】
莊索珍藏的多種貝類
(巫秋毅攝，莊伯和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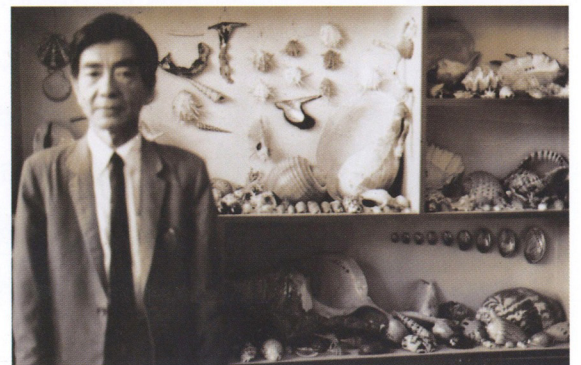
【右上圖】
莊索手稿《台灣產貝類目錄》封面
(巫秋毅攝，莊伯和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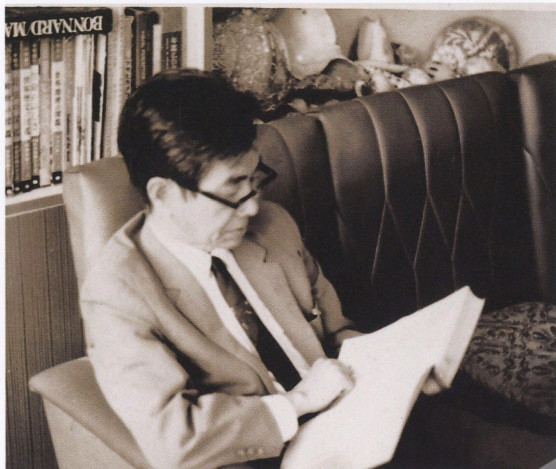
【右中圖】
莊索《台灣產貝類目錄》內文手稿
(巫秋毅掃描，莊伯和提供)

【右下圖】
莊索與心愛的貝殼合影

他在大陸無數行軍的經驗，自非難事。地圖印刷後於1959年5月公開發行，一新當時高雄市市街地圖耳目，莊索卻不願署真名，只印上「繪製者莊敬」，可惜日後幾經遷居，不僅原稿已失，如今家屬連印刷的地圖竟也無存。

莊索為家計奔波，克己甚儉，只有讀書，尤其古詩詞及日文古典文學作品是他最大的樂趣，家中收藏不少日文藝術類書籍，多為他來台時在台北街頭從將被遣返的日本人手中購得。後來家庭負擔加重，自我的理想只能暫時擱在一邊，若有額外收入，一定以買書為優先。此外全部的心力都投入了子女的教育，儘管手頭拮据，仍不惜購買先進卻價昂的日文學習圖鑑，啟發兒女。或者曾因在漁會工作的因緣，蒐集了一千多種珍奇貝類。





莊索於家中閱讀

他熱愛自然，苦中作樂，如1950年代初期在旗後新蓋一黑瓦竹管厝，雖然簡陋，卻不忘屋後留出院子，圍繞屋前，左、右也有空間，為的是種植草木；完工後不久，為了實現理想，採購花草，其中包括請人運來的一整車花盆及五株香蕉。最後是屋前栽有黃槿、木瓜樹，屋頂、屋牆爬滿牽牛花、絲瓜，加上籠鳥、金魚等，成為居家附近最有特色的房子；但香蕉則繁衍、腐爛、再生，循環不已，處理費事，苦不堪言。1959年遷

居三民區灣子內，附近有牧場及客家聚落，每逢假日，莊索帶領全家出外踏青，其樂無窮，後來在他畫中，除喜繪熟悉的漁業生活外，也常見農村風景，此即其緣由吧！

約1960年代，觀葉植物開始流行，深受莊索喜愛，特購日文圖鑑研究；有一幅國畫草稿，畫猛虎迎面而來，背景卻是各種看來浪漫的觀葉植物，莊索曾表示：特意這麼畫，是新嘗試。1971年莊索一家人從灣子內遷至五塊厝（建國一路），莊索利用貝殼、觀葉植物布置家中，後來特囑長子伯和向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名書法家莊尚嚴求得一匾「貝葉堂」，懸掛新居客廳，「貝葉」原指佛經，莊索卻用來形容家中貝類收藏及種植的觀葉植物。這裡還有一段插曲：其實莊尚嚴是莊索長子——莊伯和的恩師，因生肖屬豬，對於比較少見的畫豬題材尤感興趣，莊索得知此事，特別繪一小幅相贈，畫題：「尚嚴宗長哂玩，前年豬肉每斤五十八元，今歲除夕每斤漲至六十八元，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乙卯元旦莊索左筆。」時為1975年。

蝸居高雄、埋沒自己的期間，卻並不表示莊索對繪畫已失去興趣，雖沒能參與畫壇活動，其實一有美展，他還是會去參觀的，與畫家也偶有往來。莊伯和有一段美好的回憶：「1950年代初期，剛進小學不久，有一次跟父親去高雄市五福四路，大概是在合會的樓上，看了畫展後，竟隨著一部載畫的卡車直奔高雄縣



[左上圖]

莊索 猛虎 年代未詳 彩墨 36×22.8cm

[右上圖]

莊索1975年贈與莊尚嚴的豬畫

[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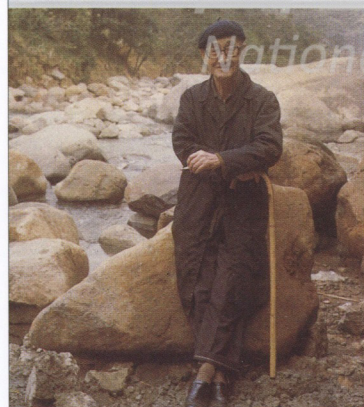
莊索與長子合影於高雄市建國一路家中，背後「貝葉堂」為名書法家莊尚嚴所書。

關鍵字

莊尚嚴（1899-1980）

莊嚴，字尚嚴，號慕陵，192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經薦入紫禁城任「清室善後委員會」事務員，負責點查清宮文物。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於北平建院後，莊嚴於1926年進入故宮任古物館第一科科長，後於1948年底隨院藏文物來台，至1969年8月以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之職退休，其時已服務於故宮達四十多年。

莊嚴亦為著名書法家，擅瘦金體，筆鋒瘦勁有力。台北市立美術館藏有其〈莊嚴書定公聯贈若俠夫人〉、〈莊嚴書陳子昂詩行草軸〉、〈莊嚴瘦金書自作聯〉等作品。



莊尚嚴身影（莊伯和攝影）

大樹鄉小坪頂，原來是前往前輩畫家劉啟祥的府上。當時接受劉家款待，雖不知道父親與劉伯伯兩人聊些什麼，但最高興提著籃子去劉家果園採番石榴，回到旗津已經是夜晚了。」

返台初期，仍有創作繪畫作品

當然莊索封筆與時局、現實環境有極大關係。其實返台初期仍有創作繪畫作品，有時妻子是模特兒，在畫面上化為農婦。計有七件題材為牛、農家、軍旅的素描，應是完成於1946至1950年之間，日後都隨意摺疊放置抽屜裡，經過幾度遷徙，尚能保存至今，實屬奇蹟。



關鍵字

劉啟祥 (1910-1998)

劉啟祥，台南縣柳營鄉人，自幼即顯露繪畫才華，1928年進入東京文化學院美術部洋畫科就讀，受教於石井柏亭、有島生馬、山下新太郎等人，畢業後於日日新報社舉行首次個展。1932年，與畫家楊三郎同船赴法國巴黎留學，為日治時期四位留法台灣畫家之一。1933年以油畫作品〈紅衣〉（又名〈少女〉）入選巴黎秋季沙龍。

1935年，劉啟祥再度赴日，除持續參加二科展外，亦與畫友組織畫會。二次大戰爆發後，於1946年返回台南，後遷居高雄，於1952年組織「高雄美術研究會」，隔年再與郭柏川等人成立「台灣南部美術協會」，並擔任全省美展、台陽美展評審委員，為南台灣畫壇的重要人物之一。



劉啟祥攝於高雄縣大樹鄉畫室後院
（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右圖]

南瀛畫會展覽上，莊索與劉啟祥合影。

[右頁上圖]

莊索 擠牛乳 約1946 鉛筆、紙
37.5×53.5cm

[右頁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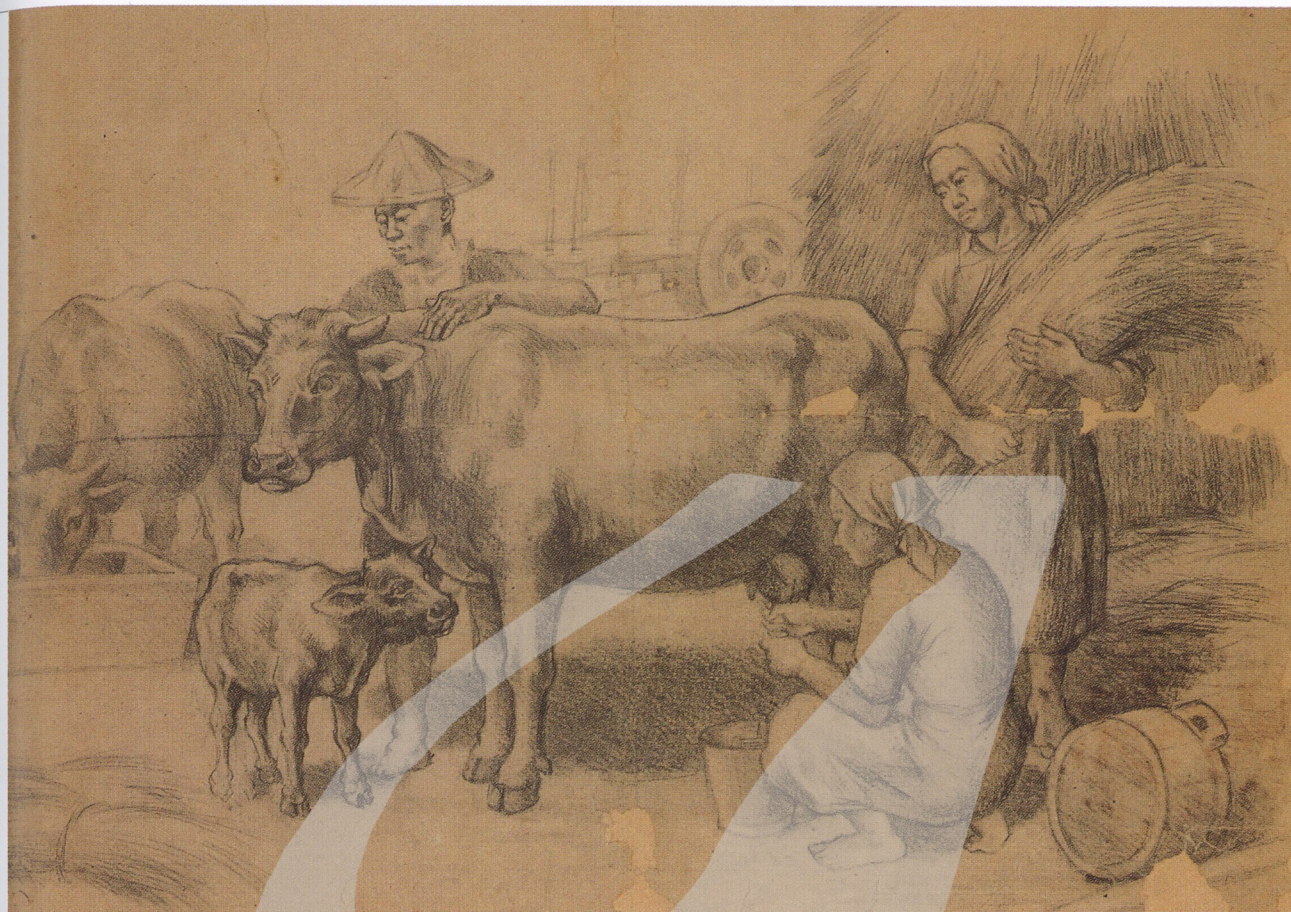
莊索 全家人與牛 約1946 鉛筆、紙
34.5×50cm

素描〈擠牛乳〉、〈全家人與牛〉，兩幅風格類似，細膩描寫農家生活群像，一片祥和，令人感受戰後和平到來的氣氛，人物服飾似乎帶點大陸風味，但畫中也出現台灣的斗笠，當時作者才三十幾歲，創作力旺盛。另有兩幅與此相同的素描，尺寸分別是25×35.5及21.3×32.3公分，還打上方格子，似乎都是為了畫大幅油畫之前的準備。畫中丈夫迎抱懷孕妻子手中的嬰兒，充滿幸福的笑容，不僅於此，連牛也洋溢親子之情，這種情感表現，也見諸莊索幾十年後重執畫筆的作品中。

素描〈農婦〉作於1946年，農婦倚靠在稻草堆休憩，畫中模特兒即是新婚妻子陳壽賢。

另一幅素描〈軍人與馬〉作於1940年代，但不確定為大陸時期或返台未久所作，是莊索描繪蘇北軍旅的寫實生活。畫面為借宿農家的一角，茅草棚下有三名戰士，一蹲踞著下鍋做飯，一坐著擦槍，另一人躺臥閱讀，拴馬則站立畫面左方休息，畫面生動有致，呈現戰地生活寧靜的一刻。此畫背面一角，還畫了一披頭巾的農婦臉部特寫，應該也在表示蘇北農婦的身分。

〈小牛〉素描，橫幅速寫小牛，大約作於1946年前後。





【上圖】
莊索 小牛 約1946
鉛筆、紙 25.5×56cm
【下圖】
莊索 哺乳（影印稿）
1940 鉛筆、紙
莊索上海友人舊藏

另外，莊索晚年其上海友人曾寄來一張小小的速寫影本，畫一小牛吃力地吮著母牛的奶，母牛只畫了後半身，益顯小牛的全神貫注；從筆意來看，應是當時即席寫生隨意送給友人的，竟然成為早年留在大陸倖存的創作紀錄，歷經動盪能保留至今，更顯珍貴。

莊索在北京的摯友曾表示1957年或之前，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廳舉辦過一次抗戰版畫展，其中有莊索的二十六幅作品。後經一再打聽與求證，沒有人知道這些版畫的下落，連展覽的圖錄、目錄或相關資料，似亦無存。



【左頁上圖】
莊索 軍人與馬
約1940 鉛筆、紙
25×25cm
【左頁左下圖】
莊索 農婦（〈軍人與馬〉背
面，局部）
【右頁左下圖】莊索 農婦
1946 鉛筆、紙
22.5×27cm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